湘江战役中，第18团拼死苦战——

铁血忠诚映湘江

■刘小花

军史撷珍

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，也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。为保证中央领导机关和其他部队顺利渡江，担负掩护任务的第5军团第34师被敌军阻隔在湘江东岸，最后弹尽粮绝，大部壮烈牺牲。师长陈树湘不幸被俘后绞肠自尽，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“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”的铮铮誓言。悲壮的第34师因此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“绝命后卫”。但鲜为人知的是，与第34师同时担任后卫、滞留在湘江东岸的还有另外一支部队，那就是第3军团第6师第18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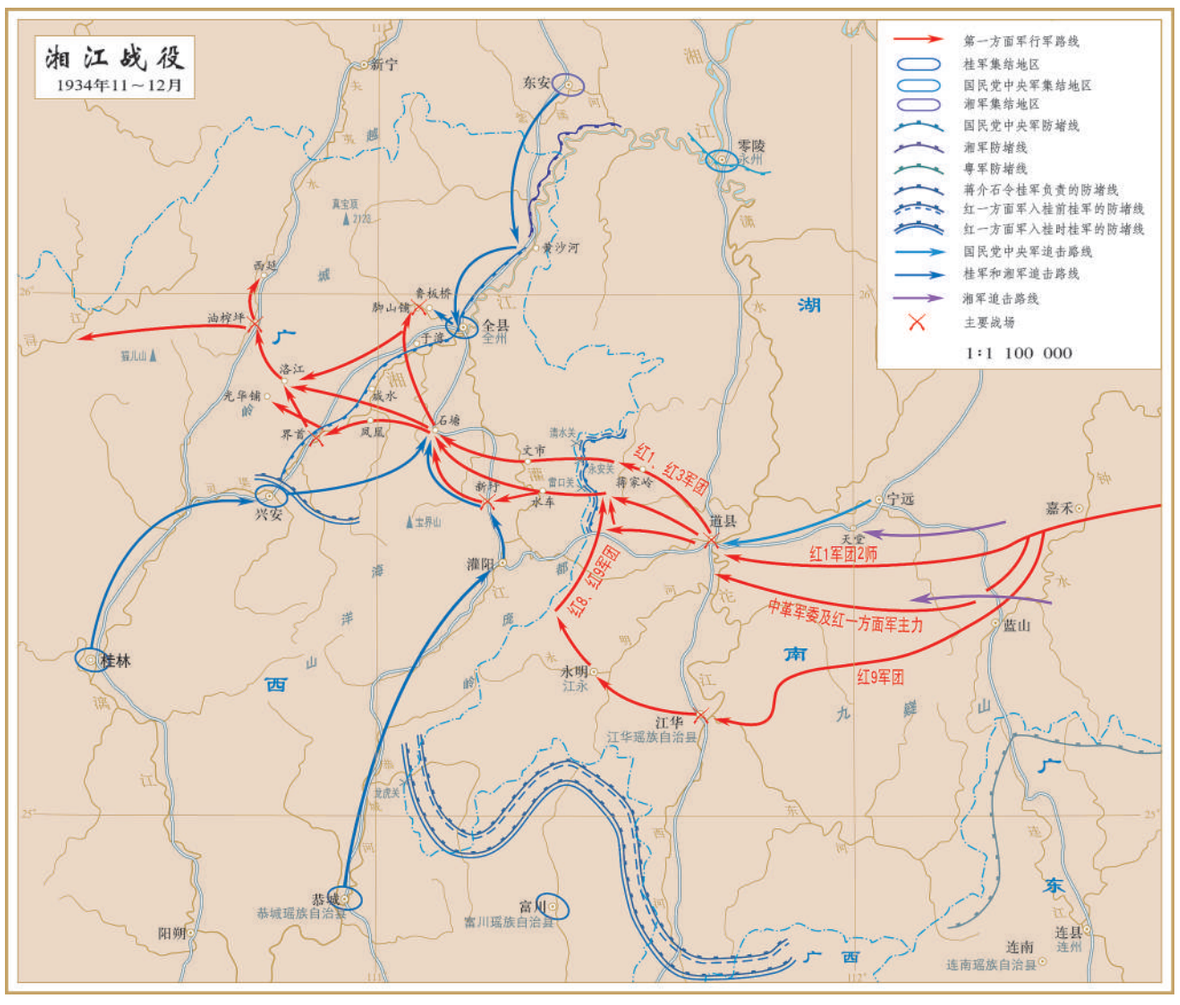
1933年6月，根据中革军委命令，第3军团由第4、第5、第6师编成。其中第6师是由中央苏区“兴国模范师”等地方武装组建而成。第6师下辖第16、第17、第18团，共5000余人，除少数干部外，指战员大多为江西兴国人。

1934年10月，第18团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。11月中旬，中央红军接连突破国民党军3道封锁线。随后，蒋介石又调集中央军、湘军、桂军及粤军近30万兵力，在湘江两岸精心部署第四道封锁线，妄图将中央红军“歼灭于湘江、漓水以东地区”。11月25日，中共中央、红军总政治部正式发布《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》，其中指出：我野战军即将进行新的最复杂的战役，要在敌人优势兵力及其部分的完成其阻我西渡的部署条件下，来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。

28日，中革军委发布行动部署，要求红军应从28日起至30日止全部渡过湘江。当日，第3军团第4师先头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、枫山铺地区，第5师占领新圩和马渡桥，第6师及军团部到达甘屋、立洛村、水车地域，并作为第3军团预备队。至此，从界首到屏山渡30公里湘江的所有渡口和徒涉点均掌握在红军手中。但直到30日早，中央第1纵队才从界首渡过湘江，中央第2纵队随第3军团行动，更迟至黄昏才渡河。这55公里的路程就走了两天，平均每天行程仅20余公里。由于中央纵队行动迟缓，第1军团和第3军团就必须在湘江两岸的防御阵地被动地同国民党军展开激战。后卫第5军团及第8、第9军团也无法及时过江。

从28日起，第3军团第4师在湘江西岸的光华铺、第5师在新圩展开激烈战斗。第6师主力移至新圩及其以南地区，阻击自灌阳前进之敌。面对桂军7个团的疯狂进攻，第3军团第5师在新圩顽强抗击了三天两夜，以伤亡三分之二的沉重代价，为军委纵队和后续军团撑开了一条渡过湘江的西进通道。

30日，第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、政治委员杨尚昆命令：第6师主力进到保布圩、佳城，向文堂等地派出侦察，以一团主力部署于新圩，阻止农塘（今灌阳县龙塘）之敌北进，以一营部署于陈家背（今灌阳县新立）附近，以保证友军通过。当日午后4时，第5师奉命撤出战斗，将阻击任务交给第6师。



12月1日凌晨，朱德下令第6师留在河东岸，掩护第5、第8军团及第6师切断的部队通过湘江。电令强调：在万不得已的时候，第3军团必须固守界首及其西南和东南的地域。

第6师接受第5师移交的阻击任务后，命令第18团担负掩护第8军团渡江的任务。作为掩护大部队过江的后卫部队，第18团处境十分险恶。国民党的“追剿”部队已从四面八方赶到湘江，摧毁浮桥、封锁江面。第18团接防时，第5师师长李天佑再三叮嘱团长曾春鉴和参谋长吴子雄：多砍伐树木，立即修筑障碍工事，如遇强敌来犯，要节节抵抗、节节收缩，尽量拖延时间，最后将部队收缩集结于工事坚固的高地，死守阵地。

第18团清醒地认识到，以一团之力对付桂军3个师，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。但为保证后续部队安全过江，他们必须坚决执行任务。曾春鉴和吴子雄决定在新圩南面楠木山、炮楼山一带进行布防。

当日拂晓，桂军趁第18团立足未稳，对第18团楠木山阵地率先发起进攻。只见桂军一路从正面向山上冲来，另一路迂回到第18团团部背后包抄突袭。面对来势迅猛的桂军，红军官兵虽疲惫至极，但沉着冷静，立即投入战斗。黑压压的桂军冲上来，被我军火力一排排射倒。但桂军作战异常凶猛，他们踏着尸体继续往上冲，甚至连伤兵都流着血往上冲。第18团战士们毫不畏惧，与桂军短兵相接，展开白刃格斗。最后，他们干脆与蜂拥上来的敌人厮打肉搏起来。战士们凭借简易的阵地，用血肉之躯挡住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进攻。第18团仅凭两个营，接连打退了桂军近10次进攻，为中央红军胜利渡江赢得了宝贵时间。

楠木山战斗无比惨烈，阵地上尸体横陈。夕阳西下，浓重的硝烟味混着血腥气在满山遍野弥漫开来。楠木山村的易炳宣老人当年曾亲眼目睹了这场惨烈无比的战斗：“桂军是从马渡河打过来。从村后向红军打来，红军叫我们不要出门，他们就在那边山上（楠木山、炮楼山）和桂军打了起来。那仗打得激烈啊，子弹从好远的地方都打到我家的楼板上，有的还穿进墙来……打了两天两夜，枪声慢慢稀了，我看见桂军密密麻麻从炮楼山那边开了过来，也没进村，就往新圩那边追过去了。我是躲在屋子里透过窗户看到的。桂军走了以后，我们村的人过了两天才敢到那边山上去看。山坡上到处是尸体，尽是些十几二十岁的红军啊！太多了，村上的人埋不过来了，只好把尸体推到战壕里，又用土盖上。”

此时，除第18团和第34师被切断在湘江以东外，中央红军已全部渡过湘江。这两支孤立无援的部队，已陷入国民党中央军、湘军、桂军的重重包围之中。为避免全团覆灭，伤亡惨重的第18团被迫从楠木山村撤退，向陈家背靠拢。

但是，桂军死死咬住第18团不放，一路追踪过来。第18团刚撤到陈家背，桂军就追击上来。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，第18团指战员奋力拼搏，双方激战至12月2日。第18团一部分被分割包围于陈家背地域。红军战士几经冲杀，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战至弹尽粮绝，大部壮烈牺牲。另一部在团长曾春鉴等率领下突围而出，边打边撤，向湘江岸边转移，被桂军分割包围于全州古岭头的火烧岭一带。

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，第18团指战员宁死不屈，在火烧岭与优势敌军进行了殊死拼杀。最后，只有少数战士突破重围，但随后又在地方民团的“围剿”下惨遭杀害。第18团1800余人，几乎全军覆没，幸存者屈指可数。老红军李贵财，是第18团极少数幸存者中的一位。他原为第18团第3营第9连代理连长。在从楠木山村撤向陈家背途中，他的大腿被子弹打穿，血流如注。为了不拖累战友，他坚决让卫生员把他放在村旁。幸运的是，他被灌阳县新圩镇钟家村的老乡救治下来。自此，李贵财留在钟家村生活。此后几十年，第18团战斗的惨烈场景经常萦绕在李贵财梦中，令他彻夜难眠。

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，突破了国民党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，终于渡过湘江，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。硝烟散尽，忠魂长眠。为完成掩护任务，第18团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，在湘江之畔谱写了一曲悲烈的壮歌。

上图：1934年11月至12月，湘江战役形势图。 **资料图片**

图片制作：**周永昊**

战例

香城固战斗

平原诱伏战的模范战例——

■魏尧

1939年1月，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3万余人的兵力，分数路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“扫荡”。八路军第129师广泛开展反“扫荡”战斗，主动在威县以南的香城固设伏，首创平原伏击歼敌的模范战例。这一战斗极大鼓舞了冀南军民士气，有效打击了日军全面“扫荡”计划，刘伯承称赞其为“模范的诱伏战”。

香城固地处威县以南约30里，西北地区是一个带形沙河故道，四周满是红柳和野枣树，地形起伏较大，地势十分倾斜，是一块天然的洼地。香城固西边有一道由西南伸向东北的大沙岗，长有2里半路，高达数丈。香城固东北方向约3里处是庄头村，与大沙岗遥遥相对。这块洼地和周边的环境正好可以构成一个天然的钳形阵地，是一个绝佳的伏击“口袋”。

其时，日军占领我根据地的巨鹿、广宗、威县等县城后，主力逐渐转向南宫、冀县等地区，仅以一部分兵力守备威县等城镇据点，用于维持后方的补给线。结合地形和敌人驻军情况，我第344旅第688团的一个营配置在香城固的正面阵地，担任正面阻击任务，团主力部队担任从西向东的侧面出击任务。我第386旅新1团担任切断敌人退路和防止敌人增援的任务，骑兵排和自行车侦察队实施侦察、游击活动，专门诱敌深入。同时，旅长陈赓还命令第386旅补充团、新1团及第688团的部分兵力连续夜袭驻威县县城的日军，千方百计地诱敌出动。

日军果然中计。2月10日中午，驻威县县城的日军第10师团第40联队出动汽车，载一个加强步兵中队200余人，由一名大队长率领，向威县以南“扫荡”。彼时，我军伏击部队已经连续3天等待在伏击圈。当日军行至香城固街道北口时，我军立即开火，击毙日军10余名。日军顿时慌乱起来，组织实施反扑，但几次冲锋都被我军击退。随后我军且战且走，引诱敌人完全进入到预伏的“口袋”之中。

日军进入伏击圈之后，意识到中了埋伏，急忙调转车头撤退。我军立刻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同时攻击。第386旅副旅长许世友看到被击溃的日军，高兴地对战士喊道：同志们！快去堵住敌人的退路，绝不能让敌人跑掉，杀敌立功的时候到了！

这场战斗持续到下午4时许，日军被包围在一处椭圆的大沙窝地里，汽车陷在沙窝里开不动。被围困的日军，东窜西逃，疲于奔命。日军一方面集中火力，向我阵地不断冲击；一方面丧心病狂地向我阵地投掷毒气弹。战斗持续到黄昏时分，被围的日军看到难以突出重围，就向威县、曲周方向的老巢求援。关键时刻，为不使日军逃脱，我军战士与敌人展开肉搏，从四面八方冲向敌人，很快就将这伙日军歼灭在沙窝地里。

香城固战斗历时约8个小时，击毙日军200余人，生俘8人，烧毁汽车9辆，缴获大量武器。战后，日军对我第386旅恨之入骨。第二天，日军以两架飞机为掩护，动用70余辆汽车，载敌2000余人向香城固猛扑，并在先头装甲车上赫然贴着“专打三八六旅”的标语。此时，陈赓已率部安全转移。

香城固战斗沉重打击了日军全面“扫荡”的计划，巩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。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，朱德、彭德怀发来贺电：香城固镇大捷，挫敌凶焰，嘉慰良深，特电嘉奖。

图①、图②：1939年2月，我军在香城固战斗中缴获的日军装备。 **资料图片**

“钢铁连队”的英勇时刻

■张国奇

图文军史馆

在第79集团军某旅的一个连队荣誉室里，一件件文物见证了该连队的光辉战绩。其中，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写有“钢铁连队”四字的一面奖旗，它见证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转入战略反攻时的一场英勇战斗。

按照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确定的作战方针，从1948年秋季开始，我军进一步加强了对国民党军的攻势作战。9月12日，辽沈战役正式打响。按照“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”的方针，攻占锦州成为封锁国民党军于东北地区的关键点。义县距锦州50余公里，有铁路、公路相通，既是保障锦州安全及掩护北宁线的屏障，又是我军南下兵力运输和后勤补给的重要通道，更是攻打锦州的咽喉重地。因此，我军攻打锦州，必须首先夺取义县。国民党军也深知义县的战略地位，在此构筑了坚固工事。

为尽快攻克锦州，我军于30日向义县外围据点发起进攻。我军采取逐点攻取的战术，先集中炮火轰击目标据点，再以轻重机枪猛烈压制住两侧据点，最后一举攻占。国民党军节节败退，最后只剩下吴家小庙尚未攻下。

吴家小庙距义县城墙仅100多米，是义县国民党守军西南城防的一个重要前哨据点。国民党军3个连盘踞在这里，配备了重机枪等重火力，并在小庙周围构筑了地堡、地雷阵、铁丝网等，形成了强大的固守火力网，妄图顽抗到底。

为保证主力部队攻克义县，第2纵队将攻打吴家小庙的任务交给了第5师第14团第10连。30日，第10连组织突击组以连续爆破的方式顺利打开通道，并在外壕架设梯子，迅速向据点发起攻击。国民党军负隅顽抗，并进行连续反扑。我军伤亡大半，连长刘德和也不幸牺牲。战士们强忍着悲痛，向国民党军发起了勇猛的冲锋，最终消灭了碉堡里顽抗的国民党军，占领了吴家小庙。

但敌人仍不甘心，义县城内的国民党军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数次反扑，企图夺回吴家小庙这一重要据点。副连长任克功主动接替指挥，沉着应战，带领战士迅速占领有利地形，以猛烈火力杀伤敌人。全连战士毫不退缩，一次次击退敌人的进攻。

最终，我军攻下吴家小庙。战斗中，我第10连毙伤敌400余人。全连最后只剩下17人，在子弹全部打光的情况下，与敌人拼刺刀，为歼灭义县守敌创造了有利条件。战后，东北野战军第2纵队授予该连“钢铁连队”荣誉称号。

10月1日，对义县的总攻开始了。我军步炮协同紧密配合，炮兵以排山倒海之势轰击国民党军的阵地，步兵抓住机会，通过炸开的城墙冲进城中，与国民党军展开巷战。几小时后，义县攻坚战胜利结束。

左图：1948年10月，东北野战军第2纵队授予第10连的“钢铁连队”奖旗。

供图：**陈富川**

军史发现

长征

第6269期

本版学术支持：**褚 银**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：100832 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 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 定价每月20.80元 零售每份0.80元 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